

岱  
山  
海  
堂  
文  
集

初編  
自九至十

特別  
14  
1919  
786



1919  
464  
786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九



越后

市島肅文敬季著

姪 處德大美輯校

傳

葛陵仲氏傳

仲氏名洵字士允為人慷慨而好學任達而有志  
能與人交是以潤產業也嗶嗶者及碌碌者則大  
言謹謹罵之曰丈夫可畫虎矣安刻鵠為然豈弟而  
風操益厲家君奇之乃謂洵曰汝似有志者不可賈



豎以羈縻也。俾汝游學於東都，則何如？詩云：衣錦尚絅。汝之行，猶的然焉耳。暫讀書可也。既而洵年方廿歲，父兄使洵適羽州之山縣，監家奴，行賈。爰居月餘，奉書于父兄，曰：洵不肖，不任產業，願由茲便道之東都而學焉。父兄遂許之。即輯經傳及歷史諸子若干帙，以驛送諸東都。於是洵受業于江北海，騁驚于藝苑而汎，交接于士君子。時時遊於諸侯之邸，伴絃誦，攜射御，或代師行授，句讀乎諸世子，世子或無禮，則弗復之。其邸矣。當時有二江，北海一者下，惟西都矣。

洵與游士隨齋大英成，雄沙門方諸大雋輩，俱操觚而歌詩，迭唱和，尤善墨客親和。親和者，年七十餘，太器重洵。洵有乞書字，則雖佗請如蝟毛，置而應。仲氏之需，若乃難其草稿，未肯書，則陽為異稱，搢紳巨臂作也。翁信之，即書焉。因以為戲，翁亦笑而詰其謫也。居已三年矣，而來睥睨都下，舊措大亦不純學焉。好擊劍，往往訪俠者，然其拳捷靡過人。怙才恃氣，耳家嚴遙聞之急，促歸。洵缺望卒然，還鄉里，儀表如武弁，操行動，不軌家嚴。於是復謂洵曰：肇吾有虞於女，今

也家不女堪胡於吾教獨緯繡之甚焉洵大懼謝不  
 敏而改操易行弗言復之東都矣雅孝悌無與二  
 何家君下世洵哀慟備若無人而骨立甚竟喪而伯  
 氏使洵處葛陵其後對人南陽者以儒客於水原仲  
 氏迺擬豐公檄朝鮮文以贈南陽其文曰告朝鮮國  
 王及其群吏將士我日本藉神聖之遺烈鴻  
 基百世迄今二千有餘年君臣相親上下有序未嘗  
 如新莽魏滿易姓奪統矣故海外之國仰  
 神祚慕

聖化不招而重譯者牙檣相屬馳道

數千里裘旃金節互相望焉然朝鮮鄰我北邊隔波  
 路也僅百許里自古或順或逆胡為反覆也昔在我  
 神后絕海之役爾三韓銜璧輿櫬輒載竹帛以在金櫃  
 而頻年求容媚于明以抗距焉忘恩背義我

神后比爾于狗豈不然乎且夫前蒙古寇於西洋也朝  
 鮮竊導焉殆繹騷我邊陲然不逮播朝策為颶浪所  
 掎搥艘艘數萬之胡降沒於若之壁焉得歸者財三  
 虜可謂天意也矣其後 國家多故不問爾罪  
 須暇之方今孤位百寮之上兼幕府由是驅策貔貅

以除殘誅暴海內既已無虞矣乃擬菟裘焉  
上寵之賜太閤之美號尚令圖華夷合一焉於是復  
任斧鉞管轄大軍卽治兵出旣在肥之名護屋乃先  
使徧裨進明及西域諸小夷雖往往失禮也驍濤數  
千萬里限以天塹豈征容易哉獨朝鮮尤迫近焉外  
負風濤內恃明公然修飾邊幅夫醜之不足以煩王  
師雖然欲懸軍館穀以長驅征明及西域矣故觀兵  
于爾之海表尋舊盟紂首惡吁朝鮮何獨得免乎若  
乃惶怖股戰內省而自悛君臣妻子相率而爲臣妾

則移師加明及西域臨虞夏商周之舊墟封太伯伯  
夷之墓鄒魯而撫周公孔子之遺族躡五嶽按九河  
出於長城榆關而極陰山瀚海以攘胡塵亦使中土  
民長莫戍役憂是  
本朝之聖略等孤之風志

而老後之一舉也夫大軍辨嚴舳舻繼進卽蠶食夷  
狄戎蠻并吞九夏然而欲選其天府以營孤之終焉  
之都且也汝聞未乎家萱夢懷日而予生由是觀之  
日下其孰爭焉朝鮮蚤悔過而屬我先鋒勳勩以贖  
瘡罪者則世食於三韓依賴我日本可以莫滅亾之

大患擻到之日熟慮過是將少噍類矣南陽讀之賞  
奇才也卽爲答以酌仲氏仲氏一見譜而予之門生  
仲氏在葛陵不苟競機利且慈惠而得人心故人人  
推仲氏俾子弟就學焉邑薦化焉仲氏自號太溟間  
賦詩屬文芝田侯聞之令對問焉仲氏寢疎懶不以  
蓄草稿最後爲家先本支歷譜一篇其辭云我祖高  
祖父以前不可詳記自高祖父基於越後蒲原郡而  
今子孫散在焉者十七家皆不廢其祀名聲藉甚爲  
郡中著姓今之地名氏者其先或長於民物昔在郡

縣之時

縣官遷吏也子孫或留不忍去遂匿其  
姓以其所居之地名爲氏也市島氏實出於丹波丹  
波有邑曰市島綫遠祖在于此矣子孫因而爲市島  
氏矣而後亨德呂還東山主父失控御霸勢漸弛權  
臣爭牛耳分崩離析海內鼎沸於是群雄競進旗鼓  
於圻內干戈喋血於京師輦轂下爲汗馬區者且百  
年以丹波密邇於畿甸受其弊也亦甚故永祿之季  
年吾祖辟之徙加賀加賀亦尋爲戰區北陸之梟俊  
迭凌轢是故屬歲薦歎而黔首悉流離迨至豐公秉

古澗集補編 卷之六  
國成以還師於衽席粵慶長三年會溝口侯自加賀  
遷封於越後芝田於是敦愿之民隨徙者太多我高  
祖父某其一民而占居乎封內五公野高祖父有二  
子長子彌惣右衛門其弟次兵衛是吾曾祖父曾祖  
父恭儉寡言言則必信故雖在壟畝同耕者敬之不  
敢狎褻高祖父既没大伯公迺使曾祖父出處于山  
下因賜苞米一飯楪五是已曾祖父受之而一夕饗  
親戚室如懸磬然主人晏如既而家人共甘荼習蓼  
或戮日食然夙夜力穡服以無愆居數年底生產與

宗家等曾祖父娶里中長谷川氏有四男一女昆曰  
又兵衛仲曰甚七次女某嫁杉本氏叔曰八郎兵衛  
季曰六之丞是爲吾王父孝弟純茂能了農事且節  
儉而好施曾祖父愛重之特加顯異欲以爲嗣昆風  
神烈異志業卓越故最先推季之賢辟讓而處水原  
然仲處芝田叔處東街遂使季嗣昆季成殫布置定  
矣於是曾祖父多年所蓄之貨財舉分諸昆仲叔而  
季第受舊田宅曾祖父寬永五年正月廿八日壽八  
十四歲而没吾王父嗣王父乃謂子姪曰吾以季子

苟奉宗祀豈吾素願哉不得已也吾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受遺教可幸無罪是故夙夜力耕以奉先焉衣食亦已足矣又何望其後二十年而西河連決荒絕無禾種也三歲矣飢饉往往有餓莩其民每訴有司憂之不知所出迺令五公野民有畜藏者約束價以出穀西河民就糴之王父未嘗不在其選然王父糴穀則必殺其價其後三年而五公野饑王父卽謁芝田仲氏乞其廩米二百苞以貸窮民輒期歲之熟而以歲復歛故窮民不能償王父乃會窮民謂之曰

吾所約公等者期有年耳而歲復歛度明年熟公等奈何得補兩歲之虛耗以相償邪吾不肯收責因燒其券契窮民皆驚異感服然而適謝芝田仲氏以故仲氏爲賣已以求名志弗許焉王父卽還而萃衣被器械以附諸子錢家獲其價以贖仲氏既而與妻子共單褐不完然王父聲容循循如故由是鄉黨益知其長者也王父娶月岡渡部氏有五男女長子曰長左衛門次女曰須磨嫁竹内氏次曰次郎右衛門吾先考也次曰九左衛門季曰次六以水原及東街皆



無繼嗣吾先考適水原叔父適東街而李父出爲藤  
寄里正王父亨保十九年正月十六日壽五十五歲  
而下世長左衛門嗣初王父疾未病謂長左衛門曰  
吾苟以荷諸兄退讓之德故生平惴惴荒墜先子  
之緒餘乃今幸得藉祖宗之靈全舊田宅以保首領  
焉嘗以稼穡之贏增益山埒五家之田然吾絕愆其  
舊主夫人生在知足而已矣亦殘贏餘於子孫則以  
怠惰焉耳吾今屬女以舊田宅也卽召山埒五家者  
竟探其田券以却予五家者暴喜踊躍王父欣然顧

於左右曰媮媮哉吾今日得免先非也又奚言遂不  
起暨沒莫有一長物王父居恒與人言若不能言者  
非公事未嘗離農畝見人之疾苦如已切諸身務掩  
人過揚人善當此時芝田仲祖父旣以貨殖爲族中  
之豪然不欲錙銖施人水原伯祖父素個儻任俠汎  
愛入然醜權貴以駕人者至救落魄者之危急則不  
顧己貲產若乃家人忤其意則其命嚴乎如束濕外  
木彊內仁恕是以陰德弗可勝窺東街叔祖父天性  
纖嗇故廢著未振其後王父之裔皆蕃昌仲祖父之

曹稍微弱也夫吾王父之裔先考纘水原伯祖父之  
緒汎愛入徧賑親舊亦揣摩圭然之術貿易識贏于  
千里外加之多子孜孜于箕裘生產漸不訾方今素  
封之形勢成矣五公野東街藤寄之三家雖猶雌也  
視諸仲祖父家皆家產陪蕪又大伯公之胤子彌惣  
兵衛者破產而西徙於橫井橫井地斥鹵歲傷水害  
因宗族救援之數數愈救愈負遂沒其田廬乎子錢  
家帥孳徙笠柳而僅備耕已水原吾伯氏聞之爲出  
錢若干以贖子錢家使今之彌惣兵衛者復舊田廬

奉其先矣夫闔郡市島氏十七家而其二家大伯公  
之後一與仲祖父之後一已也嗚呼二家之陵夷蓋  
有故其十五家皆自吾王父出焉伯父有一女一男  
以成二家吾先考有八男五女以成七家叔父有五  
男一女以成四家季父有一男二女以成二家就中  
吾本支蕃盛者則伯祖父不測之陰德及先考之至  
善有以管後世也夫亦按當吾高祖父五公野草創  
之始豐公既薨後主幼而嬖臣三成私覬覦霸圖聿  
謀逆矯令于西諸侯以蔑如東都於是

赫怒閱三軍，卽有關原之役。已而一日之威武，碎凶賊百萬之銳，逐捕其巨魁，以梟諸洛下。其後普天之下，服東方。日月之明焉。又有大阪之役，因是後，主自盡，陳迹成灰。爾來封建，盤石之制，宗藩不拔之度，至治二百年于此。吾儕黎民，數世樂其業，以保天壽者，則國家之賜矣哉。爰吾兄弟行以太繁，故不詳次序。于時天明癸卯年春二月，洵齒三十五歲，謹撰之。翌年夏四月朔日，仲兄士允不幸短折。葛陵人皆爲盡哀。仲兄娶橫越建部氏，有一男二女。

其嫁娶以審祭文，故略焉。媿寡居有間，返建部氏弟肅文曰：富饒者不競小利，苟量大者不斤斤于小事。爾爾者百一焉耳。仲兄之於文章，亦不在于小者。是以大槩闕，纖麗天假。諸歲乎，蓋有卓然大文辭可觀者，嗟夫。

福井後藤兄妹列傳

平右府信長使明智光秀、狗丹波，其城壁若振枯然。特三上過部之二主嬰城以拒之。光秀驟攻之二城，倔強而相倚，搦焉。光秀誘而降之，其黨波多野福井

信長集卷之六  
共降者十三人既而右府令成彈自殺福井主水者  
綾部子福井因幡之從弟共三上侯波多野秀治之  
族也日惡戰被創匿其民間聞信長殺十三人者尋  
覩其魁書遺恨及悲歌以蠟丸貽甲忿憤於信長之不  
義切齒不斷於寤寐積怒深怨中心慚怛是以創口  
屢決潰其隣落後藤六郎大夫者世丹波人也初從  
三好之軍車首功其母不好之退而業醫有妹共三  
人糊口於其糈福井聞之使治其創治薦有徵亦觀  
其為人而厚交焉創口既瘳然右臂弗競不能爲一

兵士即割田數頃以謝之又奉金一百兩爲其母之  
壽後藤怪多辭之福井弗聽爾後福井竊謂後藤曰  
僕有仇欲一報之力弗能今日口一發之僕之存亡  
在君後藤曰誰也福井曰信長也彼以譎策取我國  
又倍約而虜我宗族此僕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後  
藤曰吁子者過部之公子與吾聞士固爲知己者死  
特如吾母在何子姑俟焉福井心疑大悔之已泄乃  
辭還居處自倒銃放其肱後藤聞焉大驚慷慨涕泗  
淫下曰母終天年則矢爲報其仇居無何母以壽歿

乃謂其妹阿能曰使吾儕三人勿飢寒者福井也彼知吾屬大事是千古之一義也鄉以母在故爲彼所疑今若食言則非人復何愾曰吾以身報德焉汝可嫁以全身阿能繆爲許諾而厲之六郎大夫竟至安土闕信長之居城而禁嚴不可入會有奴使城中因給拾殺之奪其函書以入城門比暨夜半彫墨面皮跳垣入宮其長廊幽閑而無咳唾聲排屏障遂薄其寢異香芬烈卽踊堪被但空被而已矣直衛紀綱之僕數十輩驚覺四萃後藤奮短刀殺傷許多而卒爲

囚右府出自佗宮卽親檢之不可識矣欲水火以問焉咋附獄吏途暫騰齧舌遂以死安土取其屍爲盜暴之於市購問莫知何者其妹阿能聞之於邑曰是吾兄與嗟呼福井主水知人立起如安土而死者果兄也伏戶大叫曰是丹波所謂後藤六郎大夫也吾兄之孝且義而胡受汗辱以沒名於世爲吏卽捕而詰阿能曰致吾干閣下則白之因縛之至焉右府熟視之曰女兄胡爲者擬予阿能應之曰福井主水知吾兄於草醫負困中恩賜澤厚活吾儕三人矣鄉不

早許于主水者以母在也然主水心疑自盡而後母以天年下世乃今毀面皮者則以有妹也妾豈自惜一匹餘以掩兄名邪請疾就戮猶長生莫命可延晷刻矣衆聽之感動右府急解縛歎曰女等三人於天下義人庶乎予不忍戮焉舉女以旌其善且夫主水得女兄而一報予也女兄有女而名益彰今吾赦女女可彌縫吾後宮因使厚葬六郎太夫屍於是焉阿能仕安土爲使令女班之冠爾後平右府遊於京師本能寺爲臣光秀弑焉於以阿能奮起振眉尖刀當

賊最先死之

論曰雖福井主水疑而自盡後藤六郎太夫不復其讐可謂能報仇報德者矣雖然莫阿能則何以傳之其兄妹至相隱見而壘美于後世則與聶政等之友于同烈而安土亦獲一烈婦哉

浦島傳

岱海子曰世有凶有之說謂凶有者世人聽而所怪異也謂龍宮者非浮屠所謂龍宮神乎僊乎吾不識厥何棲也蓋混沌始凶有萬物焉今謂帝凶有若竟

者何也未可謂必止有焉

雄略之御世有浦島者丹後國與謝郡水江某之子也  
自幼放浪山水往往釣弋一日扁于海而獲寶龜從  
奴刺之浦島叱之遽放之然忽焉獨出一竟風土絕  
異望浸攸造蕭如有要車結駟駟列駿駿有御果美  
女子麗服迎曰婢子名乙媛君久矣請共駕毋不可  
也因許諾車美澤可以鑑少焉都城壯麗殿宇窈窕  
乃下相攜浦島遂巡姬告之曰直進我王饗君有命  
焉爾也君所放一波臣河使也不通則國災不可言

餘波及妾妾願侍執巾櫛浦島始知龍宮也弗復疑  
王及諸貴威儀逮逮謝恩不置置酒高會浦島醉飽  
于未嘗之珍羞嘈嘈于未聞之歌鐘加之苑囿奇花  
更發異鳥獸能馴擾姬不斯須辭僞浦島億焉住三  
年氣候常如春宴樂以日續夜醉歌歌舞舞從其所  
躡薦枕席然一夜適寤聞雞鳴懷鄉切情存求還姬  
曰來此陰德所致塵俗儂焉何所樂雖然可歸而咋  
購罪孽因卑小瘳云是吾像也又授方書云是希世  
之禁方最後附玉匣云謹勿開矣已而作鹵簿鼓吹

送我俄頃還家鄉。家鄉已有相識怪。問時人。時人曰。古浦島者。泛海弗還。乃驗年歷。三百四十有八年。鄉里愕然。大異無之。信既無。族類寄寓無所。却懷龍宮。不可復獲。惘然自失。遂賣藥周流海內。至於信之岐。岨愛其山川。縈竒處數年。年貌猶少壯。復能垂釣于溪流。消日邑人或詰焉。不已。語縷縷至。玉匣共異之。開之。異氣勃乎。襲焉。暴爲枯白。衰老。卽寫池水。以有昨。顏大悔。而不可若之。何止幾委。瘞像於磯上。而去。世失浦島所在。土人以其始如夢字。遺迹爲寢覺。

演史田源進傳

本朝禮樂刑政以御。世五等國絃誦。穀弗絕。風雨霜雪。莫不得其所。商農工賈皆悉安于業矣。然伶優經緯於四方。而俾娛人耳目者。不可毛舉。大率多哇失中正。戲亦輕儇浮薄。稍稍壞俗。使人聽之。詳治亂之條貫。慷慨好節義者。母及演史。演史田源進者。常陸產。十許年前來而交邑。父老。父老善其說。留之數月。昨年復來而舍吾。西鄰岡氏。月餘而去。其言曰。自幼游東都。從諸武弁學劍。往往與惡少年爭鋒。被創也。



許多幾死者數而後業演史羈旅於遠土絕境今也以辨無害奉仕水戶世子又曰演史雖賤業也使

知

之草創九土糜沸大小數百戰驅策英雄謀臣

解難於已構驍將勝軍於已潰誅其渠魁而盛德至

善之略令祚傳於無窮賢不賢侯伯隔存忠

不忠臣區分榮辱以為世之鑑矣豈可比歌者曲師

俳兒優長哉余視其為人長不滿六尺肥壯面如渥

赭眉黧眚銳高鼻甚口其聲濁厲若裂布帛乃嚮机

抵掌談奇謀妙算縱橫之說如流迄兩雄布陣於中

原鼓鐘相進退囊韃相周旋騎車互凌轢勁弩巨礮

雷發猛將勇士怒號礮礮風馳虎躍突營塞旗流血

漂鹵則左右執扇刀法兩兩相擬時為矢為鞭時擊

机以大喚數十百萬之血戰一身以掎搯焉使見之

者影駭聞之者響震持烟筒者不遑吹烟是源進之

所自負其若然談矻矻虛耗精神不能竟日於以間

廁報仇之事乍貴權貪穀著聞傲然詰同寮乍交道

破醴甘焉乍親戚醞禍於蕭牆又有不幸為仇所反

殺遺孽弗絕如縷者婦女能奮激不共戴天者寢苦枕干怨恨切骨歲月嘗阻艱於是仇類雖大者畜死士以匿窟室小者變名姓而局天踏地遂不能逃皆授其元然有觸法律賜死者有其人制行峻潔諸侯愛惜焉將及鬪爭者事必歸辭之順法必屬輕女子者必獲嘉耦以榮辭令若轉環利害無遺毫釐聞者胞中溺略轉而不肯起又源進之所自負也岱海子曰文之失者華也世俗愛華而惡儉夫生於至治世而恣愛歌曲雜劇聽其滌盪淫聲觀其雜揉爾犬羊

戲則俗之批亂恒必由此夫然故有演史者說勝國艱難詰國初質素推復雖忠孝因而演先賢之謹言使人有所多取焉邑雖演史數來未嘗有若源進詳事實者邑人翕然稱善故余為之傳

橫葉君傳

橫葉君田蠻草者田植之子也植者田齊族田臭之九代孫也田橫匿海島漢高祖憂後患召之植諫止橫弗聽植去入蠻橫果悔自刎其黨處海島者五百人咸殫伏劍植悲橫無後微奉其祀神農嘗嘗其先

忘草帝以為吐津液無益治病弗用四世孫忘烟仕  
禹禹亦以為氣益妨寸陰退之其後世自晦不仕至  
戰國其洪裔忘薰為齊田常舍人常嬖之嫁官人而  
生一男常欲強族養為己子名之臭薰不復有子忘  
氏遂絕漢得天下火德以起然田植業接鑽燧間慰  
國人勞是以上為應火德封諸東土萬頃地為吳附  
庸植嘗居蠻其妻有身至吳而生男因名之蠻草蠻  
草時避吳楚七國亂來奔於我日本也初蠻草之生  
使筮之與遠祖田敬仲生於陳同卦曰得觀之否是

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去吳用異國乎用異  
國必日本日本 天照照姬覆育地此其大用

乎田蠻草來當開化改元始 開化帝試諸磽

确磽确皆開教諸國人國人盡化於是乎學高陽生  
而汰侈忽狃發狂犯法者皆覺其不可而左禮於蠻  
草是以減國費而國土慤富也 帝以為其功

大且符改元朕旃以薩之國部以其田橫遺族也為  
橫葉君賜烟袋烟筒以寵之蠻草所與交通金盧微  
火子金谷唾壺生友善相薦寵 上召蠻草二

人者不待詔輒俱往 上亦不待二人則不樂

一日 上宴羣臣大醉因歌至卮酒解憂昔有

杜康揮其烟筒擊金盧金谷於左右為節微火于眠

焉唾壺生最毀傷是故蠻草鬱鬱於烟帟中以轆軻

甚賓客皆去蠻草附高陽生高陽生擅於滿坐蠻草

及二人者皆廢然亦欲倚 上之醒引繩批根

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明日 上召蠻草三人者

患不見謝絕賓客隱芳盤 上笑曰疇昔夜朕

醉耻三人者是迷高陽生甘言發狂也何恨賓客為

遂遠高陽生而待蠻草及二人者若初云其子孫甚

多散處於中國夷狄戎蠻薰蕕循酷各殊性能與其

人交唯居國部者貴顯能襲橫葉君封

史臣曰遇不遇者命也乎忘氏先當神農大禹世不

能播其業其後昆至戰國冒田姓斷忘氏而後子孫

顯漢為吳附庸雖寢繁茂二世而吳楚亂蠻草不能

有其土來奔於我日本當是時我 開化皇帝

神且聖一見割土封之子孫蕃昌功業芬馥

帝亦登庸之在位六十年壽百十一歲至治詳詳于

岱海集初編 卷之九  
國史故蠻草一名曰長命草嗚呼天道不可識卷諸  
彼忘姓世系斷絕舒諸此田氏夾葉榮日本抑合氣  
運乎卦蠻草占果然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九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十

越后

市島肅文敬季著

姪 處德大美輯校

書牘

擬越主與甲主書

頻年足利氏之霸衰亂臣賊子接踵起兵革彌久不  
休英雄周旋於四方是故孤與英主不能陳俎豆于  
一堂逐鹿是競焉越也夾信也甲形勢無相侵理素  
孤與英主登世莫有舊惡矣頃信主義清為英主所

逐擊新亾國窮來歸身於孤不知失禮上國與將貪  
僻馬與諺曰困禽入懷袖弋夫擲繒繳矧一孱主於  
孤也為鄰厄耶今夫輦轂下枕藉干戈青雲上殺氣  
相層是九合一匡之秋也然英主之威武加區區信  
義清之匹豈不小邪段令義清不徹胡舍彼取此為  
昔齊桓遷邠于夷儀封衛于楚丘邠遷如歸衛忘亾  
春秋予焉知伯取韓取魏乃圍趙而殪為後世笑焉  
願君熟慮使義清全首領君禁禦厥不若耳而與孤  
出師乎南北傳檄乎四九掃除凶逆興復中原庶幾

息肩元元然則天下豪傑知霸者之舉溥將也於乎  
金城千里傳戟百萬不足恃也不爾者秦不得而亾  
矣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尚焉不爾者周不得  
而王矣若乃狼戾昔惠言侵小國叨尺地案三軍菱  
玉績則越軍一奮尾參犄角於後天誅莫所遁甲五  
州之民苦塗炭關八州之仇承其愆當此之昔雖有  
韓白無所授其能雖有賁育無所販其勇古者鋒交  
使奔走蓋雖王伯之業不能無過在乎能悛焉耳

與清子裕

不見吾子也五年而日見萬街欣然而語喟然而歎  
因被襟暴冒曰此疾也包藏二豎子久矣我憮然賭  
之擁腫瘰癧贅乎疣乎果乳核乎昭將啓未啓復曰  
疾如許與足下擬濠梁是難哉非吾子不知吾子所  
以疾吾子非哉豈知我弔之乎賀之乎今且有言於  
此類是乎類非乎請嘗言之疾者孔夫子之所慎慎  
而疾固命也云命而不慎者我不知其命也奚知彼  
蒼者莫吉凶相隱見禍福相後先邪仄間瘍疽某告  
吾子曰疾不可治矣殉所嗜可也是以吾子慰醫不

爲吟哦以樂焉其志業稍陵夷但能啜肉也如廉將  
軍是猶救火者抱薪矣日觀吾子非類死徒者躡  
履來體不爲衰無魚而飽食不爲減而矧談笑自若  
討論鋒奮吾雖非軒岐家又知其神之全也得國豈  
則靜然可以補焉惜哉吾子之詩且慮不朽其功一  
簣而虧啖亦爲身後名不及一齋歟所謂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道佚我以文章傳我稱不朽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昔左丘失明而有國語孫子膾  
脚而論兵法是皆賢哲發憤而所作爲垂美於將來

若然則吾子瘰癧一物亦所以慮不朽之具焉耳胡  
與兒女墮螭為吾遂弗弔而賀焉是乎非乎人厥謂  
之何人厥謂之何厥自愛

蘭臺遺編清河遺編卒業謹附還得不佞品焉各

第二流調爾一嚶近來弄莊子故語語似不遜請

君含容之

又

子裕足下曩辭去敝邑即賜書於高關還鄉又贈瓊  
韻何懇懇且稱不佞厚於侯人貴文雅接英賢為務

矣豈其然乎邑僻遠無都人士回駕業賤末莫長者  
車轍是故獨鬱陶誰與語語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誰為辨析足下不遠數十里樂多賢友僕也罷驚奚  
得驂驥以任捶策之威銜楸之備乎嗟非敦厚不遺  
故舊者不到非強記不弃芻蕘者不留足下其有焉  
若乃飛蓋追隨於園囿垂裾拖紳於官殿噉龍肝以  
傾漂清操國風以節賓主者君子之良宴也然華門  
靡所進步茆屋靡所屈膝濁酒一斗鹿肉一柸一醉  
以展下情其知之如何哉處此而求雄辭猶籠鷲蟲



而望其攫搏之能，豈獐狗而責其駁奔含獲之任也。藉令曰耕田園以慕陶叟，退甘菽藿以愛原子，負發自然，妙音以無異絲桐金石也。自上觀之，趨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雖然，不佞聞之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想足下非樂佚游者矣。俗人之所薄者，足下之所厚也。願諒察時，因清風復賜徽音。

與通士栗

久不聞足音，一家無恙邪。近觀子之家，尊過閭閻，鬚

髮黃白，形相奇古，其步矍鑠，於是乎知士栗應。他鄉之請而不在壯哉大人歲且八旬，尚且時代子也。即著履不仗策，孜孜訪許多疾病家，豈翅老益壯乎。診脈七劑，亦其所也。迄士栗三世矣，孰不識其業之精也。最哉四方之國工久矣，吾子以其性敦慤也，詳治乎古今，然而自王公貴族至於寡孤獨，於其困厄，奔走莫遲速，藥品莫佳惡，眷顧莫親疎，意在仁術，而方如畫一，則不貶家聲也。吾子之友者，復奚望焉。一藥品久弗致，因聊附上，不知已歸乎否。

又

血脈依然理頓復平生足下其投何劑也所謂治疾猶治國也真哉言矣使足下慷慨則出云爲于祭肉者之上焉所諾之二王帖二冊附致左右老府君尚好臨池亦一世之仙臂哉足下盤之供養益備矣可羨可羨吾親登不在焉何如佗面晤

又

芻蕘芻蕘芻蕘胡咸引君子領不佞芻蕘于足下也久矣今夫綴狗白于狐白裘其可與雖然昔人有謂

曰後世有誰定吾文者足下沉采藝圃以諳練藻志則奇錦彩筆自爲用焉但在夙夜弗惰防夢賊焉耳

又

拙工非虐人材已殆毀已指不佞之謂哉敢議一二於令作也足下其恕之蓋輪扁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有妙存於其間與足下俱取其意耳取舍自有地焉必舉取於古人之糟魄則徃徃有誤而鉏鋤焉者弗可不戒矣足下其謂奈之何

又

所惠之義臣錄卒業謹返璧是室子經國之書教人  
義氣感奮涕滂沱也赤穗侯雖愆一社稷復仇多士  
之美傳千歲亦一大壯快也矣

又

時月間不見黃子鄙吝復存乎曾懷加之苦熱亦太  
酷不知家大人安與愛玉育與將疾疢之家仰匕劑  
門爲市乎將有事於東而無暇於西乎憂乎樂乎不  
佞弗能往而詳近所作爲之高山流水十餘曲絃絃  
洋洋鬱于固贊者佗日吾鼓焉足下聽焉且夫叔度

汪汪千頃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烏乎往  
昔之雄物件若足下者一人宴于三伏則奚避暑於  
河朔爲

又

隳括拙稿以抄出十卷矣欲時時歷兄等之批判而  
刻之家塾水原稱知己者足下與葆光翁而已矣故  
乞之叙若跋不佞一賈豎其辭何足取焉雖然區區  
心不捨斯文也廿更裘葛矣不佞豈好名哉使世之  
君子云市島氏有若蟲豸而不敢下家轂可也足下

雖家事紛冗把筆乎不佞一二故態以加于首若尾亦使世之君子知有若友

與東閣翁

賜書之日倉卒不能一二答高論而冗劇糾紛闕焉以消日多罪多罪噫不佞於先生謂之何青牛一駕而期年于此未嘗脩一陋辭以慰玄默邑亦相去遐江山遼落居然若一小秦胡曩者聞關生勤學不怠能賦詩屬文江北出於等夷而知冀之駿已遇伯樂一日千里縱康衢也孰謂跼躅中道逸焉意以驅馳

弗節乎芻粟弗給乎強轡乎痛策乎將飲槽櫪而弗騎乎將結駟不獲匹數而不任乎烏長嘶碎銜極爲所謂淫酒藝羣小而親戚唾其行於是先生不憚有朽木不可雕之歎而竊於邑復不得無意於敝邑歟不得已則十移敝邑亦安妨焉關生之行固莫足取久矣雖然克己勵志好學有文思是不不善性矣自古亾賴折節而爲忠臣孝子者弗數詳詳于史乘矧若關生之豪舉邀先生救其窮困贈其室家客之師之者一大善也矣初關生雖放宥未聞不孝不悌之

惡行得先生而不孝悌者何也藉令彼犬羊質發故態爲羣小所離間先生豈謂不能教化可歎丁數人子弟之時其九族不睦則師者及德行者所盱食則弗臻脫巾叩頭謂孝悌慈惠奈何棄之以和解何其欲違辭去邪昔者文翁教於蜀侏儻鳩舌不爲巨化移風易俗顧孝悌忠信者家生戶出然先生不能教授一關生而欲苟安於敝邑敝邑其如之何關生之奉先生歲二十金矣敝邑之纖畜先生所熟知歲財奉一金者幾少也且人心如人面統一其心以迓先

生是難胡棄蘇合丸而取蜚螭轉爲則故爲先生惟度諸俾關生修改吞刀刮腸飲灰洗胃以迄事母盡孝事兄盡悌恤妻睦九族而邑人皆云匪先生者關氏靡爲長門之道匪先生者關生靡爲次門之道而已矣然而佗日拂衣去則先生之業愈尊先生之風逾高何往乎不倒屣不爾者講習若流擗藻如春葩猶無益於世 國家雖下不取士於經術方今二百年之至治無偏無頗王道蕩蕩文質彬彬可觀者夫自何處來焉寧爲不足用牛刀於編戶割雞

之厨與脚痛動狂發草草裁上伏乞亮察

又

日不佞帥處德至斥江而共謁處德之舅氏矣然朽骨為俗習鞠躬苦焉殆失狂態所謂飲珍羞百味者不及飢而嘗一草具也非悖言且坐莫可與語者亦何足言佢焉乃復故居而若脫桎梏屬秋威僭霰電顧守泊如而無恙者誰也聊獻松蕈十本貳清冷則幸甚

又

制衣

歲逼桑榆塵衢喧闐是以吾黨雖有風騷孰欵曲者也佗僚甚間者肅文豫備較疥麗孤皮于龜其裝表綿裏毛略若短甲瘠者不窵肥者不擻煖也優摶布絹以為衣矣輒蠢蠢焉播揚于家事似鸚鵡味味於峽岬夙夜佞摩喉羅已其有雅客亦奈吾何謂臈季授業生成彈辭函文既而先生嗒焉如失晏如如得前爐左几欣然吟哦莫怙遷之音攸暨是而已矣至人自若何輓馭之有却省僕之所為其不陋而疾乎曷敢戲豫蓋流聞朝鮮為鄰狄所踰迫乞援於

本朝以我固威服彼也是故薩侯奉命治兵鎮西之  
藩屏傳檄戒嚴說果真與越者大國連城扞格然北  
溟渺絕漫罔塞焉韃虜貪弗厭蒙衝鬪艦俄爾襲焉  
則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蹉跌狼狽不啻邊鄙糜沸殆  
歟方伯于嗟不可無虞焉當今賜之辨以使四方墨  
之械以億舊土者非尋常兵兒之所僥倖也亦非各  
億其身之秋矣先生其思之文不佞不謹浪國對策  
以僉押之者則祿位之事耳天下之處士奚遲焉

又

搗囊底之藻聊賦春興一律鄙俚甚矣先生下之斥  
以劉削焉亦唯老拳不將宋枉賜郢和則大幸也

又

十日會讀之約信卿其忘乎先生有故與靡一介暨  
不佞何似食言者信卿存喜武突鬢而眈眈視有格  
服人之勢亦能謹謹大言與前日異然天性凝遠而  
量有雅局焉此盟非一朝之意願先生促之子融處  
德必諳誦以俟卽彼有故則廿日午後帥諸子穢玉  
趾於蔽廬所太幸也

又  
日翁顧掘穴而草具下翁之褻味猪肝也數等仁人  
雖不以口腹其云之何乃者閱廿年已來草稿爲十  
冊兒率效浣紗婢之鬻曷足上之梓以披布宣揚於  
世然大人君子目此集謂市島氏稗販尚子弟知文  
字以異乎世之梟獍兒則可贖生平波瀾之行矣鄉  
司篇之黜陟者翁一人知章之皁白者士粟一人願  
賜序若題則拙稿爲之弗廢

與吉文胤

嚮辱過訪卒爾介婦言勞足下足下長者如蘄之家  
人中箱忽發光彩而婦喜可知矣故呈一簡于左右  
昔虎頭圖處女以堪其心延壽貪賂以擅妍醜皆雖  
妙弗取也輞川寫山水去人疾疾豈不君子畫耶  
今也足下丹青教荆婦觀松竹以勵貞節愛衆芳以  
無蕪穢一小圖尚爾於其大者非俗人所逆觀也

與安子融

肅文不佞交子融僅二三年已仇其齒猶藉之  
於戎也葆光耳順之齡於文不猶尼父於左丘而獨



當年之老聃乎。蓋曾討論受其賜焉也。五六年昔歲復來而下帷一鄉之幸。然文不肯屢接函文者。輒作爲詩若文章。以請其點閱。未嘗下雌黃。徒口放過當之賞譽。以驕人耳。其謂之師弟可乎。不及二三兄弟之懇懇論其佳惡也。然稱孔門高弟賜之等者何也。子融自稱歟。文焉辱今之七十子科矣。豚兒稍長。則願使就受句讀文也。無佗賜不敢絕交。誼子融視文。豈出惡聲之人哉。翁亦何有焉。君等不煩報。

又

嚮於籠田。足下之令兄所話之一羽黑色而有白圓點也。余按埤雅。鵠臆前有白圓點。多對啼向日飛。畏霜露。蚤晚稀出。有時夜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又說文曰。小類斑鳩。又禽經謂之隨陽鳥也。然皆弗詳其臆毛何色。而有白圓點。未聞此地數百千里有若而鳥也。然偶有來而令兄獨攬其一羽。蓋令兄有奇志。有奇者。雖微物必能觸其目。不亦奇哉。且自幼好雕琢。頗臻其妙。曾刻方寸木作狂覘。聞雷俯伏掩耳者。人皆服其工。又制琥珀而光輝卓越乎尋常。云異。

品異類雖未觀其真聽其槩則必雕焉琢焉其盤之不弭則木鳶之妙和璞之美幾可爲也子融亦有鳳毛焉盍考其威儀神異以助其匠心而俱觀全物矣

與齋靜卿

聞靜卿昔歲屬東都而受業乎大醫目黑某君矣今春辱書而益知其健目黑君者當世之國手名醫既喧四方矣吁生也得所焉亦何憾但不捨晝夜能奉事之而已矣乃者聽生之家嚴云津輕侯欲幣一大儒而未之獲兒聞之而紹介葆光翁輒上書于翁也

葆光翁亦告不佞曰靜卿欲致余於津輕邈然非往而見其有司有司相吾體貌聽吾言語而又試吾詩若文章以其君及二三大臣皆悉爲善則弗取也余已軼耳順犬馬之齡亾何靜然老於故里耳胡吾役吾形骸鷲薄技於千里爲且失往而不遇而落魄乎還故里則非獨耻之已故人弟子亦深耻之而靜卿近復促之剴切也是生之報鄉先生恩義之意至矣雖然事莫宜適則說何容易子思有謂也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葆光翁者德行長者不謂其

意不謂其意母乃不可與不佞則解之津輕侯欲弄  
養之者則都下白面斗筭儒生皆可也此輩朝歷見  
於輿之諸郎夕歷見於肥或筑之諸郎也是易今日  
出越郎明日入信郎從意所適以取祿若俯拾芥蓋  
跌蕩不拘輕佻頡頏取世以無媿者也翁旁媿之連  
蹇於世者豈可同日而論哉且取人乎體貌言語則  
孔聖尚有失焉若乃欲物色者則不佞又言之翁長  
五尺有一二寸方面龐眉大眼高鼻甚口而耳白於  
面鬚髮尚黑內敏而外拙言徐而辨疾揖容恭步容

緩坐容穩作為文章率不樹稿博物強記手不釋卷  
為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招則  
不到雖招非其人則不適有所著奇書二帙未上梓  
探古今操觚家所未發明之幽蹟以便後學翁有二  
女一男妻孥共五人在水原也前後十四年家愈貧  
而道愈富噫為國君者可哀矜若而人也吾聞諸侯  
畜鷹一鶩之費歲物直秩百石雖奕秋之小數及俳  
優手搏之匹亦復爾爾至一倡一妓之尤者豈所碍  
一二三百石之費邪然而其齷色技能稱善者益盡

國愆主矣噫欲國富君壽可得乎夫以畜冗物之祿  
秩而獲補國政之老僂其得喪爛然可睹焉顧翁在  
鄙野則不足播其經術而雅其人物純古而牴牾乎  
尋常勢利家者也遇王公大人賢士大夫則其才之  
美油然而發起者也惜哉在越之鄙而與庸塾師同列  
也借猶錡畚藍田之壤而加諸糞土以種木瓜也噫  
爲國君者可登庸若而人也其靜卿乞目黑君乎微  
暇而撮不佞言以說津輕郎賢有司願有禮以幣葆  
光翁也然則津輕郎獲真儒葆光翁盡經術矣靜卿

報恩義爲多不佞言亦微焉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十



市島治郎吉著

享和元年辛酉春發兌

京都	浪華	東都
北村莊	大野木市兵衛	須原茂兵衛
助		

五ノ  
高毒物  
ニ付  
△ル  
ナシ

高毒物

